

家庭镜头

75岁父亲的“四种底色”

□屈锋伟

泥土里长出的坚忍

父亲的早年,是与贫瘠土地和艰苦岁月紧紧缠绕的。20世纪50年代,缺吃少穿是生活的常态,兄妹五个的家庭重担,早早压在了他十三四岁的肩上。放下书本的那天起,他便成了家里的“顶梁柱”,把最苦的日子,都酿成了扛事的底气。

在运城盐池“担硝”时,为了多赚点钱贴补家用,别人阖家团圆吃年夜饭时,他守着盐池的工棚,就着咸菜啃冷馍,把对家人的牵挂都藏进了正月盐池的寒风里。后来去北山拉炭,老家离北山足有几十公里。山路难走,一天赶不完往返的路,他便裹着单薄的旧棉袄,把炭车靠在路边,头枕着干粮袋睡,天亮了拍掉身上的霜,又接着往家赶。

最难忘的是在韩城砖瓦窑做砖的日子。闷热的窑洞里,他光着膀子揉泥、制坯、烧窑,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,手上的血泡磨破了又结新茧,那些呛人的窑灰、滚烫的砖坯,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“苦”滋味。可他从不是抱怨的人,反倒把苦日子里的力气,都化作了撑起家的肩膀。

那时村里缺水,父亲管了3个月打机井的财务,清明时还安排人割珍贵的韭菜给工人包饺子,哪怕十四五岁的我馋得都凑到灶台边,他也没松口我留一个。在他心里,“村里的事”永远比“自家的馋”重。那些担硝、拉炭的苦日子没压垮他,反倒把“坚忍”的根,扎进了往后几十年的人生里。

从“门外汉”到修车师傅

如果说早年的苦教会父亲“扛”,那与货车、修车打交道的日子,便让他把“守规矩、磨手艺”的匠心,刻进了骨子里。1980年,父亲承包村里大货车,乡供销社找上门,将“护运缝纫机、自行车”的重任交给父亲。那时路上常有偷抢,父亲成了物资运输路上的“保安”。

有次在河阳沟遇上了窃贼,父亲和司机师傅没半分犹豫,当即下车护住货物,硬是把被抢的东西夺了回来。他从不是好勇斗狠的人,却为了守住供销社的物资,连危险都忘了。后来他拉满满一车瓜,我们家的孩子



盼着他能带颗瓜来解馋,他却一颗都没带——“经手的东西不能私拿”,是他刻在骨子里的规矩。延安的山路险峻,他跟着车跑,哪怕经历翻车事故也不退缩;经营车没赚多少,他倒把修车的本事学精了,从农民到县城汽修厂技术员,没拜过师傅,全靠自学与琢磨。修起车来,不管给钱不给钱都一样认真,还带出不少优秀徒弟,墙上的奖状,是对他“匠心”与“担当”最好的认可。

20年村会计的初心坚守

50岁那年,父亲回村当会计,这一干就是20年,把半生余热都洒在了村里的家长里短中。他文化不高,却凭着超强的自学能力练出一手好字,账本上的数字、村里的通知公告,经他手写出来,笔画工整、字迹漂亮,村里人见了都忍不住夸赞。每年收养老医疗保险的日子,更是成了父亲的“特殊工作日”。常有村民饭点来交费,他听见院门响,放下碗筷就往屋里走,手里的笔、桌上的登记簿从不含糊,一笔一笔记清姓名、金额,核对两遍才让对方签字。最让人暖的是登记身份证时,他总会接过证件,对着灯光看清每一个数字,登记完递回去时,总不忘叮嘱对方:“老哥、老嫂子,这证可得收好了,到家找个稳妥的地儿藏着,可别弄丢了。”遇着年龄大记性差的,他还会把自己的手机号写在纸条上,一并塞过去:“忘了放哪儿就给我打电话,我帮你想。”

村里的苦活、累活、烦心活,他从

不推脱,三番五次上门服务也不嫌麻烦。实施沟坡植被种植项目时,他领着村民翻沟越岭去种草,白天一起扛草籽、翻土播种,晚上还要熬夜统计工作量,自己干多少就记多少,既不多算一分,也不亏待别人一毫。20年来,没人舍得让他“退休”——大家信的,就是他的实在、公正,还有那份藏在细节里的体贴。

活成“温暖的发光者”

70岁卸任村会计后,耳背的父亲竟迷上了音乐。有人打趣:“屈叔就是个大老粗,还能弹乐器?”父亲没辩解,只默默让我帮他买了电子琴和二胡,每天坐在院子里琢磨——手指按错琴键就重来,二胡拉跑了调就跟着视频练,常常练到指尖发红、耳朵贴紧乐器才肯停。

利用舅家闲置的房子办起村里的老年戏剧培训基地,父亲成了最上心的人:每周排练日他总最早到,把电子琴、二胡擦得锃亮,还提前烧好热水等着老伙计们;有人想学琴,他就把自己记的指法笔记递过去,还一遍遍陪着练。乡老年戏剧协会只要有活动,不管多远他都去,哪怕是去当听众、帮着搬乐器也乐意。去年冬天特别冷,他答应去二十几公里外的村子演出,开着老年车往返,回来时脸和手都冻得通红,却说“台下人鼓掌的时候,心里热乎着”。

如今再没人说他“不行”了——有次他弹电子琴,前奏刚起,围观的老乡就跟着哼起来,有人说“屈叔弹的调儿,比戏台上的还得劲儿”,父亲听了,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。

即便对音乐、对乡邻这般“舍得”,他和母亲仍守着艰苦朴素的老习惯——从不在集市上买一碗面、一个烧饼,省下来的钱,要么添乐器,要么帮村村里的老人。

如今父亲年逾古稀,还在帮村里收浇地款、报账,和母亲种着几亩地。每次我回村,他总拉着我坐在院子里,将他新练的曲子弹给我听,手指在琴键上偶尔磕绊,却笑得比谁都开心。他这辈子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,却用盐池担硝守岁、北山拉炭露宿、护货勇斗歹徒、20年清廉当会计、70岁练琴守基地等件件小事,活成了我心里最正直、最温暖、最伟大的榜样。

❤至爱亲朋



花开的思念

□张丽红

初冬,家里的3盆蟹爪兰同时绽放,粉色花瓣如少女的裙摆,在晨光中轻轻摇曳。这抹突如其来的绚烂,让我想起朋友老吕抱着花盆叩响家门的情景。

3年前的暮秋,一天下午,老吕和他的妻子给我家送来了3盆花:两盆蟹爪兰,一盆三个在一起的仙人球。3盆都养得非常精壮,翠绿翠绿的。老吕说:“我家院子里的花太多了,整天搬来搬去,这两年腰疼搬不动了,知道你喜欢花就给你送过来了。”我看着那3盆生机勃勃的花,喜欢得不得了。因为有一次我到他家,曾看到他养的两盆蟹爪兰花开爆盆,太漂亮了,当时羡慕极了,拿起手机左拍右拍,爱不释手。没想到他那么大方,居然把那么好的两盆蟹爪兰花送给了我。我说:“不要,我扦插一小盆就行了,你留着自己养。”但我怎么也推托不过,他说他家还有,硬让我留下。多么淳朴善良的好友啊!我和老公都非常感动,也为有这样慷慨大方的好友而感到骄傲。

老吕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初中教师,后又任乡镇初中校长。他的妻子也是初中教师,教数学,他教语文。他们夫妻二人都爱养花,是大家公认的养花高手。

那天清晨,蟹爪兰刚抽出第一个花苞,我十分欣喜,正准备给老吕发个照片,却一想,老吕已经离开我们快两年了。他是去年端午节那天游泳时发生意外突然离去的,他的离开让我们泪水滂沱,惋惜不已。他待人永远是那样谦和我时常想起他那张憨厚的脸,永远漾着慈祥的笑容。

蟹爪兰今年花期比往年提前了十多天。当第一朵花在晨雾中舒展时,我对花盆呢喃:“老吕,你看这花,比去年开得还热闹。”指尖抚过肥厚的茎节,仿佛还能触到他教我扦插时的温度。他曾说:“扦插要选第三到第五节,挑壮实的叶片插,来年开花苞会更多。”如今,曾经的两盆蟹爪兰已变成3盆,通过培育还将变得越来越多,到时候母亲和妹妹家,还有新利、蓉蓉家的窗台上都会有蟹爪兰的情影,这令人怀念、暖人心扉的花朵会开在更多人的心中。

友人常夸我是“养花高手”,却不知每片新叶都是时光的馈赠。蟹爪兰喜阳却怕暴晒,就像人要在磨砺中成长。我遵循老吕传授的“野养法”:春日移至老宅院子,任其接受风雨洗礼;冬季搬回室内,用暖气氤氲的温度唤醒生机。这3年间,我学会观察每片叶子的状态:茎节发皱是缺水,边缘泛红要遮光,就像读懂老友无声的叮嘱。

今年花开恰逢儿子新婚,蓬勃生机的花簇映着大红喜字,恍惚间老吕又仿佛站在花旁,笑着说:“瞧瞧,这花给家里更增添了喜气!”他送的仙人球长得更茁壮了,新长出的棱线如同生命的年轮,记录着时光的流转。

蟹爪兰的花语是“鸿运当头”,可我更愿相信它承载着人间至情。当新利和蓉蓉捧着扦插的蟹爪兰爱不释手时,当母亲对着花朵喃喃自语时,我知道这份情谊正在延续。当我端详着那盛开的蟹爪兰花时,仿佛又听见老吕说:“养花就像养孩子一样,要付出真心。”

此刻站在阳台上,看暮色中的蟹爪兰花如无数盏红红的小灯笼,突然懂得:生命的消逝并非终点,那些被爱滋养过的美好,终将以另一种形式绽放。就像这蟹爪兰,年复一年用盛开诠释着:离别不是结束,而是思念的另一种开始。



话题关注

□王钰

直播间里“妈妈粉”的困局

量生态对弱势群体的精准围猎。

而妈妈们之所以成为待收割的“目标”,本质是社会支持体系的缺位。农村留守妇女长期独居,渴望倾诉。当社会节奏加快,子女忙于工作疏于陪伴,邻里交往日益淡漠,传统的情感支持体系逐渐弱化,直播间里的一句问候、一份“依赖”,就成了她们稀缺的精神慰藉。更残酷的是,数字鸿沟让她们难以识破剧本化表演,算法的精准推送又将其困在“信息茧房”里,反复接收催泪内容,一步步瓦解辨别能力。平台对中老年人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,让她们在虚拟世界里孤立无援。

我们不得不反思:当互联网普及到每个家庭,为什么中老年群体的“数字保护”却迟迟跟不上?精神文化生活

除了充满套路的短视频,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吗?当“被需要”“被理解”只能在线上寻找,这难道不是我们的遗憾?

主播的套路固然可恨,但更该警惕的是这种“情感剥削”背后的精神土壤。当同情可以被明码标价,当关怀可以被批量复制,当流量可以凌驾于良知之上,受伤的从来不只是那些“妈妈粉”,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与温情。

这些粉丝追捧的从来不是主播本人,而是那份渴望已久的关注与陪伴;她们付出的也不是盲目消费,而是对“真情”的最后坚守。守护她们的善良,不该只靠子女的苦口婆心,更需要平台筑牢防线,需要社会填补空白,需要法律精准亮剑——让流量回归理性,让温情不被消费,让心灵找到现实归宿。